

一座城市三千年不熄的炉火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梦想

## 这个地方，毛泽东说“骑毛驴也要去看看”

本报记者方立新、周甲禄、王贤、易艳刚

临近共和国70华诞，毛泽东手托矿石的巨型石雕像，成了这座城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打卡”地标，前来瞻仰、追怀的市民络绎不绝。

这座城市，享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的美誉，传说这里的每块石头都“含金藏铜”；这座城市，以“青铜之都”“钢铁摇篮”“水泥故乡”著称；这座城市，有一处工业旅游胜地——国家矿山公园，毛泽东手托矿石的雕像就矗立在公园的“日出东方”广场。

这就是湖北黄石，一座为自己是“中国近代工业摇篮”而骄傲的城市，一座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5年之内两次到访而自豪的城市。

## 开国领袖心中“有团火”

1953年2月19日，春寒料峭，毛泽东乘坐“长江号”舰艇视察长江。

天黑时分，他看到岸上灯光闪烁。随行的人告诉他这里是湖北黄石，毛泽东立刻提出要上岸看一看。

负责保卫的同志劝阻，说黄石连马路也没有，很不方便。毛泽东却说：“路不好，我就是骑毛驴也要去看看。”

据湖北省档案馆藏资料记载，下船后，毛泽东一行人直奔大冶钢厂。从炼钢、铸钢、锻钢到轧钢，毛泽东在车间从南走到北，把钢厂生产一线从头看到尾。

在轧钢厂，在430轧机加热炉旁，毛泽东仔细询问生产情况；在炼铁厂，毛泽东从工人手里接过蓝色看火镜，看铁水熔炼情况；在长江码头，毛泽东回眸长江边炉火闪烁的大冶钢厂，对前来送行的同志说：希望你们把这个厂办大办好！

1958年9月15日，参加武钢第一炉铁水出炉庆典后的第3天，毛泽东原本要从武汉前往安徽视察。但他临时提出，要再到黄石去看一看。他这一天去看的大冶铁矿，是他一生唯一到过的铁矿山。据档案记载，毛泽东还再次来到大冶钢厂，登上平炉台和正在操作的工人一一握手，点赞钢厂“发展很快”。

5年间两次到同一个地方视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并不多见。这段佳话，一直是黄石人介绍自己城市的特殊“名片”。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黄石？只要我们回望70年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回望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就不难理解，共和国缔造者心中“有团火”，使得他对这座有着中国近代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铁矿的“矿冶之都”投注了更多的目光。

毛泽东心中的那“团火”，就是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炉火，就是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梦想。而黄石，正是一座3000年炉火不熄的城市。

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工业极端落后的“家底”。毛泽东曾感慨那时的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工业的落后，最突出体现在中国“人均钢铁产量只够打一把镰刀”。

近代中国，从世界文明之巅“断崖式跌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之前，有志之士为救国强国不懈奋斗，却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矿冶之都”黄石的命运堪称缩影。

毛泽东曾指出：谈到中国的钢铁工业，就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不应当被忘记的几位近代中国人之一。因为，张之洞在清末主政湖北期间，为发展民族工业，减少对外依赖，实现富国强兵，创建了亚洲最大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的“钢铁之父”。在湖北省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完整的《汉冶萍公司志》。当年，比日本第一家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钢铁产量几乎占到全国钢铁总产量99%的汉阳铁厂，原料就来自大冶铁矿。可以说，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序幕，也是在黄石开启的。

但是，那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张之洞无力回天，汉冶萍无济于事。但张之洞等有志之士的努力，毛泽东没有遗忘；长江中游南岸的矿冶之都黄石，在毛泽东心目中仍有着重要位置。他领导站起来的中国向工业化进军，“骑毛驴也要去看看”黄石，完全合乎历史的逻辑。

60多年过去，这座因矿立市、以冶兴市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了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开始了调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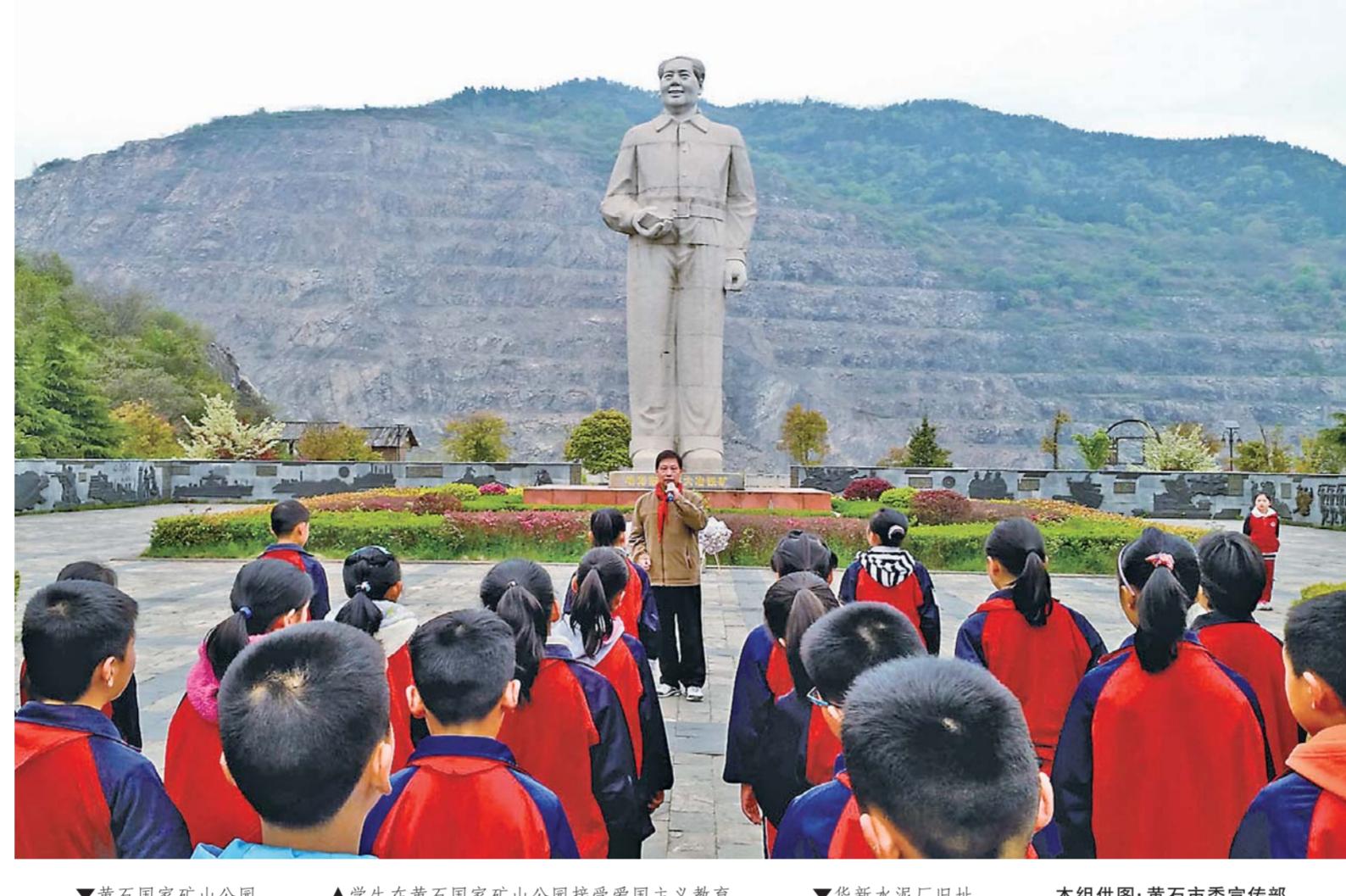
## 铜绿山上的“原火”

四周都是矿山、矿坑的铜绿山上，一栋三层小楼格外醒目，正门上方八个金色大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俊朗沉雄，出自对这里情有独钟、罕有题词的考古大家、“七国院士”夏鼐先生之手。

1973年6月，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矿工们在铜绿山露天采矿时，意外发现了13把深藏地下的铜斧。

考古学家们依据这些铜斧，顺藤摸瓜发掘出了一座座密如蛛网、迷宫般神奇的古老矿井。

66岁的黄石市博物馆原馆长龚长根曾参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最初的考古调查。据他介绍，同位素碳14测定，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古老矿井距今3200多年，可上溯至商代晚期，经西周、春秋、战国直到西汉，隋唐以后在早期遗址上继续开采，前后延续了13个世纪之久。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

▲学生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华新水泥厂旧址。

本组供图：黄石市委宣传部



这次发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揭开了中国工业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这座三千多年前的遗址，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采掘年代最长、冶炼技术水平最高、保存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铜矿遗址，推翻了“青铜文化西来说”。

“铜草花、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秋冬时节，游客们一路欣赏着褐紫色的铜草花，走近铜绿山古矿遗址博物馆，“铜草花形如牙刷，又称牙刷花，其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盛开就昭示着地下有铜矿。”博物馆讲解员张燕说。

拾级而上，遗址博物馆内，一处三千多年前的古采矿遗址令人倍感震撼。在采矿遗址旁的四方塘遗址，考古人员2012年发现了宋明时期熔炼炉，近年又发现了由数十座春秋时期的古墓组成的墓葬群——这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古代墓葬。

矿冶文化研究专家、湖北理工学院院长李社教带着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边参观边讲解，“研究发现，当时的先民已掌握一套相当先进的找矿、采矿、冶炼技术；解决了深井开采支护、照明、排水、运输、通风等技术难题，而且还使用鼓风竖炉炼铜技术，形成一套科学的开采和冶炼技术体系。”李社教说，“冶炼是人类从石器时代转向青铜器时代的转折点，铜绿山遗址发现的8座春秋竖炉，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炼铜的最高水平。”

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表明，黄石地区是中华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隋朝时期，晋王杨广下令在铁山南设置十座炼炉，铸造五铢钱；南宋时，岳飞令岳家军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锻造“大冶之剑”与金兵作战。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人，也留下了在黄石采矿冶炼的痕迹。

在李社教、龚长根等长期关注黄石矿冶文化的专家看来，黄石炉火最旺、地位最高的时期应该在唐宋年间。据《隋唐五代史》记载：“唐天佑二年（905年），杨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治7年，积军储20万，开青山大冶，公家足。”

这是历史上对大冶“青山”作为冶炼之所的最早记载。秦裴也因置青山场院（场为采冶机构，院为行政管理机构），采矿冶炼，大兴炉冶，成为黄石人传颂千年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在秦裴之前，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在武昌县令任上，为当地的矿冶开发做出了贡献。韩仲卿离任时，老百姓为其刻石立碑颂德，执笔人就是因从永王获罪寓居豫章（今南昌）、常到武昌走动的大诗人李白。他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写道：“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炼，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煜为南唐国主时，析武昌县三乡，与青山场院合并新设一县，根据《庄子·大宗师》“天地为火炉，造化为大冶”之语，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为大冶县。

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在黄石现今所辖的大冶和阳新设置兴国冶。大冶地区的铁山，成为兴国冶的铁矿石基地。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官铁

协作与分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证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除了农耕文明，还有以黄石为代表的先进工业文明，这里的炉火三千年不熄，推动着中华工业文明不断进步。

1982年，国务院将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2001年3月，它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 千年不熄的炉火

黄石不仅有铜绿山的古铜矿，铁山上长2200米、深440米、被称为“亚洲第一采坑”的大冶铁矿露天采矿坑，见证着湖北黄石市“千年铁都”的历史。

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大冶县志》称：“铜绿山在县城西五里，山色紫赤，每骤雨过时，有铜绿点缀土石之上，如雪花小豆，或云古出铜之所。”记载表明，大冶古以来就是产铜的地方。

“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公元226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南北朝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载的孙权用黄石的铜铁铸造兵器的历史，镌刻在“亚洲第一采坑”旁的浮雕墙上，17组铜浮雕述说着大冶铁矿的千年采矿史，吸引游人驻足观赏。

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表明，黄石地区是中华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隋朝时期，晋王杨广下令在铁山南设置十座炼炉，铸造五铢钱；南宋时，岳飞令岳家军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锻造“大冶之剑”与金兵作战。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人，也留下了在黄石采矿冶炼的痕迹。

在李社教、龚长根等长期关注黄石矿冶文化的专家看来，黄石炉火最旺、地位最高的时期应该在唐宋年间。据《隋唐五代史》记载：“唐天佑二年（905年），杨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治7年，积军储20万，开青山大冶，公家足。”

这是历史上对大冶“青山”作为冶炼之所的最早记载。秦裴也因置青山场院（场为采冶机构，院为行政管理机构），采矿冶炼，大兴炉冶，成为黄石人传颂千年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在秦裴之前，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在武昌县令任上，为当地的矿冶开发做出了贡献。韩仲卿离任时，老百姓为其刻石立碑颂德，执笔人就是因从永王获罪寓居豫章（今南昌）、常到武昌走动的大诗人李白。他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写道：“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炼，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煜为南唐国主时，析武昌县三乡，与青山场院合并新设一县，根据《庄子·大宗师》“天地为火炉，造化为大冶”之语，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为大冶县。

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在黄石现今所辖的大冶和阳新设置兴国冶。大冶地区的铁山，成为兴国冶的铁矿石基地。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官铁

年总产量为1800余万斤，洪武七年（1374年）兴国冶年产铁百万斤，足见当时铁矿开采冶炼之盛。

## 近代工业的星火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纪念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而建的怀盛亭就在“亚洲第一采坑”边上。

两年前，铁山区的新桥洞经过改造后被命名为“宣怀门”。长江南岸的汉冶萍遗址内，树立着两座高7.2米的雕像，是为纪念均在72岁辞世的张之洞和盛宣怀……这些无不表明，这两位历史人物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钢铁工业是近代工业之魂。钢铁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西方近代工业日新月异，“富强遂甲天下”。而当时的中国处境十分窘迫：洋务企业需大量钢铁，民间所产土铁多不合用，不得不“动摩数百万”取自于西人。“即洋针一项极小之物，计每年进中国者，值洋七十余万元。”

更严重的是，一旦洋人煤铁不来，各工厂废工坐困。煤铁工业直接扼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咽喉。发展本土钢铁业，逐渐成为洋务派乃至朝野上下的强烈愿望。

1874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派幕僚盛宣怀到全国各地寻找产煤铁之区，同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准备创办中国的钢铁工业。1875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1877年秋，被盛宣怀聘用的英国矿师郭士敦在勘矿报告中说：“大冶县属铁矿较多……现就探见铁层铁脉约有五百余万吨之数。若以两座熔炉化之，足供一百年之用。”此地的铁矿石净重为60%-66%，而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净重为70%，大冶铁矿足以与英、美等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

黄石，这座三千年炉火不熄的矿冶“古都”，将发展近代工业、振兴民族工业打在了肩上。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开始在湖北大兴洋务。4年后，他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投产，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位于大冶县的大冶铁矿，作为铁厂的原料基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其规模为当时东亚之冠。

为把大冶铁矿的矿石经长江水运运到汉阳铁厂，一条由铁山之麓开至江岸石灰窑的铁路，在1892年铺设完成，这座湖北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客货车及枕木均购自德国。

1896年，张之洞将厂矿交盛宣怀招商承办，改官办为官督商办。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启了公司的商办历程。

两人“承上启下”，联手开辟了中国现代钢铁工业。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民国元年的《东方杂志》记载：汉冶萍公司

生产的铁在美国试销时，美国人“骇异宝贵”。因为洋铁加锰太少，使用时常有剥落之患；而汉铁含有天然的锰，冶炼时还加锰矿，产品“刚中兼柔，铿锵如意”。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品牌，汉冶萍公司产品屡屡参加国际国内各种展会，并多次获奖。

直到1919年鞍山钢铁厂建成投产，20多年的时间里，这家铁厂生产了中国90%以上的钢铁。

清末，大冶境内丰富的铜铁矿藏和石灰石，吸引了大量官方和民间资本涌入，陆续出现十多家官办、民营与外资煤矿。1913年，汉冶萍公司筹建大冶铁厂（即大冶钢厂），1922年其一号高炉出铁。

黄石地区还分布着慈禧御批的远东第一水泥厂——华记水泥厂，中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大冶铁矿运矿铁路、中南地区第一大电厂——黄石电厂、湖北省最大的煤炭基地——源华煤矿公司、长江最大的运矿港口——黄石港。

李社教说，清末民初，黄石是中国唯一拥有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重工业部门齐全的矿冶工业基地，是近代中国民族重工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缕曙光。

然而，国家积贫积弱之下，这样的曙光显得太过微弱。在汉阳铁厂改造扩建过程中，盛宣怀既无法获得国库空虚的清廷的经费支撑，也没能从民间得到足够的融资，不得不与日本签订借款合同，并以大冶铁矿的矿石还本付息，一步步入日本人布下的陷阱……

从1938年10月大冶沦陷，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在大冶矿山掠夺走500余万吨铁矿石，占日本掠夺中国铁矿石的9.66%。档案记载，大冶铁矿从1893年正式投产到1945年，共计生产铁矿石2092.32万吨，被日本掠走1550.8万吨，约占总产量的74%。

在湖北师范大学教授、汉冶萍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明伦看来，一部汉冶萍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史。汉冶萍公司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站起来了，企业才能有发展的空间。

湖北大学教授周积明说：“汉冶萍公司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时局扰攘，日债沉重，但最重要的是始终未能得到国家的支持。”

## 工业强国的薪火

站在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汉冶萍广场，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令人唏嘘：一边是为国产C919大型客机、港珠澳大桥、“神舟”“天宫”“嫦娥”等大国重器提供特种钢材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另一边是饱经沧桑而今只剩断壁残垣的汉冶萍高炉遗址。

这两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高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高炉，共生产两年零两个月，炼出25.8万多吨生铁，大都运往日本偿还日债。

1938年夏天，日军逼近石灰窑，并用飞机封锁黄石港上游江面。当年7月28日，蒋介石致电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曾：“汉冶萍公司大冶化铁炉等，既不便拆除，应准备爆破为要。”随后，国民党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派爆破队将化铁炉、热风炉等重大设备和部分厂房炸毁。

国家的动荡不安、积贫积弱，让盛极一时的汉冶萍公司迅速衰败、名存实亡。1948年底，国民政府正式撤销汉冶萍公司，将其全部资产交由新成立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汉冶萍公司退出历史舞台。

抗战胜利后，华中钢铁公司想恢复一座高炉冶炼，但已经奄奄一息的国民政府既缺机件也缺资金，最后七拼八凑，只建起了一座66立方米的小高炉。